

对现代科学的哲学反思

——读《科学与现代世界》

■毛志辉

作为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强大力量，科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理性的活动和事业，它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甚至赋予人们一种“科学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科学万能”的印象。“我只相信科学”，成了几乎所有人的座右铭。人们对科学的尊崇，也变成了一种科学主义。但是，科学是否真的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永远是理性的？科学是否真的通向“无所不能”？科学知识对我们经验的解释是否永远正确和适用？一些智者显然没有这么乐观，德国学者本雅明在20世纪初就预言：“科学是一柄双刃剑，人类迟早会明白。”无独有偶，近百年前，英国哲人怀特海也从哲学的角度对现代科学的理性和非理性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仍能为我们客观认识科学提供有益的启示。

怀特海被誉为“当代英美第一哲”，他的思想贯穿了科学、哲学与信仰，不仅博大圆融，而且迭创新境。《科学与现代世界》是怀特海的代表作之一，学界推崇其为“自笛卡尔方法论以来，探讨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最重要著作”。在书中，怀特海考察了现代科学产生、发展的近三个世纪的历程，以其哲理性的思考和论证，表明现代科学远不如人们所想的那么理性，且面临着危机。

近代以来，伽利略、牛顿、笛卡尔、惠更斯等人在科学上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其所使用的方法和所取得的思想在哲学上形成了机械唯物论的本体论，认为自

然中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质料存在，“这种质料本身并无知觉、价值或目的。它只是做它所做之事，它根据外界关系加给它的固定规则来行动，而那些关系并不是从它本身的性质产生出来的”。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一直影响着科学家的工作。科学界由于获得极大成就，对机械唯物论的偏执和盲信导致了价值论上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怀特海没有否认现代科学的理性，但同时指出，其“沉醉于自身的特殊抽象概念”，并且自以为是和拒绝批评，没法保持一种开放的反思的态度，从而表现出典型的非理性主义。

怀特海深刻预见科学的非理性和过度专业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他认为，通过训练和培育专家，固然可以让个人在专精的范围内不断增进知识，“专人专职的做法在古老的社会中是一种天赐之福，但在未来的世界中却将贻祸大众”。正如他所言，在过去百余年中，专业化让科学在各个细分领域开疆拓土大获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经济、教育、艺术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怀特海进而指出，现代科学存在着普遍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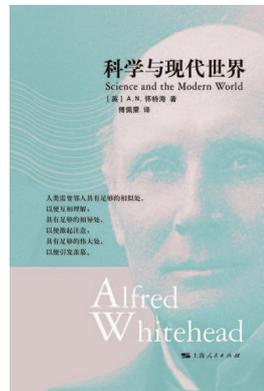
比如，在亚当·斯密之后，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究竟害多或利多，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它破除了许多经济学上的谬论，教导人们怎样理解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革命；但它又让人顽固地接受一套抽象概念，把工业中的人性成分一笔勾销，对

时代思潮的影响为害甚深。怀特海认为，假使只为求得抽象概念的正确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便是成功的。但无论如何成功，总有一定的限度，不考虑这些限度，就会产生严重的疏忽。

又如，以数学为例，怀特海认为数学是人类精神最富原创性的产物，其原创性在于“其中所展现的事物关系除非经由人类理性的作用，否则即含混不清”。数学“抽象作用的显著功效标志着科学及人类思想史的进步”，但也有其局限性。数学家在17世纪盛极一时，18世纪的思想带有数学性，到19世纪时数学的普遍影响开始减弱。科学的方法和结论，显然不足以理解人类所有经验和现实世界。怀特海认为，没有抽象概念就没法思想，但“要经常以批判态度检查你的抽象方式”，文明如果不能超脱流行的抽象概念，便会在极其有限的进步之后陷于瘫痪。

正是因为现代科学对其他认识方式的合理性采取漠视、抵制或批评的态度，最终造成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割裂。怀特海认为这种世界观已经不适于发展了的科学状况，在他看来，科学对世界以纯粹事实为基础的机械论描述完全停留于思维的抽象，而理智对抽象思维的偏执运用则是它本身最大的缺陷。

值得一提的是，怀特海还对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做了阐述。怀特海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科学与信仰这两大人类文明



《科学与现代世界》
[英] A. N. 怀特海著
傅佩荣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主流简单地加以结合，而是撇开一切科学或信仰的特殊教条的比较，将其理解为人性的公正精神和高尚道德，为我们展示了看待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科学从事于观察某些物理现象的一般条件，而信仰则完全沉浸于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的玄思中；唯此，让我们一方面拥有引力定律，另一方面拥有对灵性美的玄思。科学和信仰具备互补的属性，终将被整合在一个更宽广、更美好的前景之中。如今，科学发展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文明的主流，同时，其所引发的一系列全球问题也日益使人类感到困惑。在此情境下，重估信仰与科学的价值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颇有意义。

《科学与现代世界》通篇闪耀着哲人的智慧与光辉。对于研究哲学和科学哲学的人，它梳理了近代科学思潮的来龙去脉，融通了科学、哲学、信仰并探讨其交互作用；对于研究科学和科学史的人，它展示了科学革命的形而上学基础，并为科学的理性发展提供了价值遵循；对于普通知识分子，或许恰如译者傅佩荣所说，“这本书是现代心灵的宝藏之一，值得细读深思”。

周天籁(1906-1983)，是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家，代表作《亭子间嫂嫂》《亭子间嫂嫂外传》，1990年代被当作“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品发掘出来以后，一时广为流传，“嫂嫂”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种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女性形象。但是，对这位高产的连载小说作者来说，光有一部《亭子间嫂嫂》，远不足以看到他作品的全貌，也不足以通过他的写作，来一窥上海小报连载文学的别样风光。近年来，文汇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周天籁的其他作品，如《浪漫浪漫集》《逍遥逍遥集》等后期写于台湾地区的随笔文章，受到读者喜爱。而他1940年代的其他小说，除了《夜夜春宵》一部以外，一直未能与读者见面。这次文汇出版社又选择了《春之恋》(含《桃源艳迹》《粉红色的炸弹》《春之恋》三部小长篇)和长篇《风流千金》，付梓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补足了周天籁以一幅挥洒笔墨所刻画出的“洋场风景”。

《风流千金》1941年12月1日到1942年9月30日连载于上海《吉报》，共282节，1946年由文光书局出版。这部小说讲述一位出身良好家庭的小姐，经由上海的风月场所，与一个又一个异性结交，兜兜转转，最后染病而丧命。作品是典型的市民通俗小说笔法，却有几个原因而显得颇为不同。首先是主题的大胆，虽然写作时间仅隔一年，周天籁笔下的女主人公，已经从过着身不由己的悲苦生活的“亭子间嫂嫂”，变



《风流千金》《春之恋》
周天籁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成了对男性放浪追逐的富家千金。这位都市女性不但追求情场自由，而且对男人挥洒钱财，慷慨有加，虽亦处处遇人不淑，尤其是“情”与“欲”常难两全，但作者在这部小说里似乎采用了西方小说“零度写作”的一种动机，对于笔下人物的命运不流露任何态度，只以不断的呈现为己任，而不加任何品评解释。

这其实也是周天籁这四篇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作者好像只是客观描述现象与事实，他确实

周天籁的再发现

——读《风流千金》《春之恋》

■张屏瑾

颇喜欢给自己的小说加上“事实小说”之标签，含义有如今天的“非虚构”。当然，谁都知道“事实”只是一个幌子，这些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猎奇的态度，因此无法像《亭子间嫂嫂》那样，可以被一种“五四”以来的展现底层与社会关怀的文学主潮所容纳，最终难免埋没。不过，今天重新来看待这些在当时很有些阅读量的连载小说，会发现其中一些独特的文学性的线索，首先当然是文学的娱乐功能。《桃源艳迹》(小说连载版标注有“海上事实”字样)，1948年10月12日到1949年1月16日连载于上海《风报》，叙述桃源坊的两富豪家里的一连串私情故事，因都是争风吃醋的情节，难免雷同，不过，娱乐的一大特点本来就是不断重复同一个模式，小说也由于涉及形形色色的三教九流，而具有了另外一种观察世态的角度。《粉红色的炸弹》，分两段于1947年和1948年分别连载于上海的《苏报》与《辛报》，连载时名为《情弦应变记》，讲的是上海公司职员生活里的饮食男女，这些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陈义不高，却受到小报读者的欢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一点普通人对于文

艺的需求。我另外感到有点吃惊的，是周天籁这几篇小说里一种不自觉的“摩登”色彩。《风流千金》中的女性大胆追求感官享乐，与上海1930年代都市现代性中的“摩登女郎”叙述可谓前后承接，而这位掩人耳目，勾栏里流连的风流千金，还让人联想起法国著名的新浪潮电影《白日美人》里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同样在优越的家庭生活之下去妓院“工作”，最后也是悲剧结尾。两相比较，还不能完全用女性的性意识解放来解释，更保留了一种对于社会整体结构的压抑性的表现，虽然在周天籁的上海，这完全是用奇闻八卦的形式讲出来的。由此发觉，所谓通俗与先锋、消费主义与问题小说等等，似乎也不能简单地去区分与归类。

同样的还有《春之恋》，男主人公早早地依从家长安排而婚娶，却从没有自主谈过恋爱，为了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他决定和过去青梅竹马的女同学修好，目的完全是为了写出符合新式恋爱的小说作品来。他一边恋爱一边记录恋爱，等到完成了这部小说，他的恋爱也就走到了尽头。周

天籁没有让我们读到这部“小说中的小说”，不过这已足够对新式自由恋爱构成一种讽刺，对新文学的“恋爱小说”更有强烈的反讽。实际上，周天籁所有的小说虽然写的都是情爱主题，却没有一部是“五四”新文学意义上的“恋爱小说”，或许《春之恋》所透露出的，正是通俗文学作家对新文学的某种理解。

与《亭子间嫂嫂》相比，《风流千金》等几部小说的叙述和文笔都有些不一样，前者明显要含蓄很多。这里的几部小说，其原文略嫌拖沓，有些地方前后会表现出不一致、不平衡，体现出小报连载小说常常会出现的问题：为写而写，笔墨铺张浪费，或为了迎合读者的某些趣味而刻意为之，这虽在特定的语境里增加了“可读性”，却损害了其艺术上的价值。这次重新出版时，对原文酌情加以调整，旨在发掘、整理这一上海通俗文学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为读者和文学史研究者们提供参考。

上世纪初的通俗小说家们仰赖阅读市场而生存，纵然也能写出传世佳作，却很难终生爱惜羽毛，周天籁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不过，这些泥沙俱下的文字里夹带了时代的种种物质与精神状况，表现出市民生活的百态写真，上海方言的俚俗韵味，乃至文学和文化本身的一些特殊状态，不加修饰，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不能不说就是“海派”文学的本义了。